

□往事如风

□朱东美(封丘县)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1927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因为家庭贫困,她没有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识。她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儿孙众多,一生都在操劳。

母亲很守孝道。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人口多,生活非常困难。每天午饭都是蒸两碗高粱杂面或者玉米面大窝窝,其中有三个花窝窝(包有薄薄的白面皮),我爷爷一个,奶奶一个,我和弟弟分一个。没等晾凉,我和弟弟的就吃完了,然后就跑到堂屋(爷爷、奶奶的饭都是母亲亲自端到爷爷住的堂屋)。爷爷趁母亲不注意,掰开一个给我和弟弟每人半个,并说“快跑”。因为如果被母亲发现了,我兄弟俩肯定会挨吵。

为此,爷爷还对母亲发了一次脾气:“我们吃不完,分给孙子一点儿,有啥不中!以后不准因为这事儿再吵他俩!”挨了吵的母亲是不敢吭声的,事后,把我弟兄俩带到屋子里关上门单独训话:“以后吃饭时,你们俩不准去堂屋,谁去谁挨揍!”母亲的话,不能当成耳旁风,也不能全听,我俩还是会趁母亲不注意悄悄溜进堂屋。爷爷也是眼明手快掰开一个递给我俩:“快吃、快跑!”

有一次,我俩从堂屋出来,路过厨房门口,见母亲面带微笑,招呼我俩过去。我一看大事不妙,拔腿就跑。弟弟毕竟小几岁,没有看出母亲“微笑遮掩下的陷阱”,笑眯眯地进了厨房,厨房内顿时传出几声尖叫……

其实,在那个年代,家庭闹矛盾生气大都是因为吃,作为儿媳能让公婆吃饱、吃热、吃得稍微好点就是最大的孝道。母亲在我们那儿三里五村孝顺是出了名的,也给我们小辈儿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兄弟姐妹长大后都很孝顺,这与母亲

的榜样作用是分不开的。

母亲很正直。上小学四五年级时,家里开始养蚕(蓖麻蚕),蚕结茧吐丝之后变成蛹,身体缩小几倍而且变硬,晃动可听到响声。这时用剪刀剪开把蛹倒出来,空茧壳即纯蚕丝可以拿到供销社去卖。供销社的人检查时抓起一大把使劲摇晃,如有响声说明有蛹未剪出,不过关。

这天,我和一个本家哥一起蹬着三轮车带着一麻袋剪好的茧去供销社卖。因为我会算账,本家哥有力气。供销社例行公事,一把一把地摇晃,全都没听见响声,算是质量过关了。便过秤、算账。拿到钱,我和本家哥到供销社饭店买了5个白面馒头,我两个他三个,边吃边回家向母亲交差。我本家哥洋洋得意地对我母亲说:“婶,这次咱可沾光了,在家装麻袋时,我把还没剪开的蚕蛹捏扁都当蚕丝卖了,检查时晃也不响,咱沾大光了。”

母亲一听,脸色立马变了:“走,咱们现在马上去供销社!”我家离供销社5里多地,还都是坑洼不平的土路。母亲一直催促着本家哥“快走快走,去晚了就下班了!”到了供销社,已经接近12点,好在人家还没下班。母亲说:“我们卖那一麻袋蚕茧在哪里?”主任说:“都在那边席上摊着,怎么了?”母亲说:“我这个侄子使了坏心,把一些没掏出蛹的蚕茧掺进去卖给公家了。我先替他向你们认个错,并保证一个个拣出来。”

主任很感动,召集全体员工帮母亲和我挑拣捏扁的蚕茧。本家哥哥也要帮忙,被我母亲吵了回去:“你远点!”大概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把那些混进去的、捏扁的蚕茧全部拣了出来。接下来,就是过秤、退钱。主任对母亲说:“大嫂,你这种

行为真让我感动,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报告给上级领导,并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向您学习。”

母亲有很独到的教育理论。恢复高考时,我高中已毕业好几年了,老师到我家让我重新复习参加高考。那时我正在水利工地打工,对高考一不自信、二没兴趣,而我母亲讲不出道理,只用那种特殊的眼神看着我,那种眼神的意思我懂,那就是多么希望我跟着老师去复习参加高考。在母亲眼神的感召下,我放弃打工,跟着老师走了。我不像那些应届生那样可以在学校住,只能白天在校复习,晚上回家。而家里那时还没用上电,煤油灯的灯罩每天都被母亲擦得锃亮。夜里十一点左右,母亲还要亲手为我做碗面条。高考揭榜了,我和弟弟榜上有名,并且双双考上了本科,那年全县被录取的本科生只有几十名。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县广播站工作,专程去我家“采访”。那天只有母亲一人在家。他问我母亲用什么教育方式让两个儿子同时考上了大学本科。母亲说:“上学期间不能担水,如果学了十个字,一挑水就能压回去八个。”

当我回到家里,“记者”同学忍不住笑着跟我说及此事。我说:“这话听着可笑,但确实是母亲的心里话,我的同龄人都会去井里打水、挑水,我还真不会。母亲不想耽误我的学习时间,她想让我有个好的前程。”

县广播站把我母亲的“挑水理论”广播了出去,轰动了全县。我母亲随着年龄增长,自己从井里提水,已经力不从心了,就由大桶变成了小桶,我表弟还给我母亲特制了一个小铁桶,母亲的这个遗物,我一直珍藏着。

□有感而发

□张保龙(济源市)

读《老宅腊梅》感怀



我反复拜读刘鐔老师刊在《平原晚报》“牧野·文艺”版的散文《老宅腊梅》十分欣喜,时值隆冬岁月,一股腊梅馨香扑

面而来。不由连声击节赞叹,美哉,妙哉!

赞刘家老宅腊梅之美,事出有因。因我与作者刘鐔老师既是发小,又是同村邻居,年龄相仿,是刘宅腊梅的见证人和年月伴随者。故想聊发议论感慨概述一番。

记得小时候1955年隆冬大雪天,我们一帮顽童上学下学常经过刘家门前,一树橙黄芬芳的腊梅花,飘来阵阵幽香。我们驻足树下赏梅闻香,天再冷不愿离去。碰上大人在侧,还给我们折下一枝带回家中,插在瓶中满屋生香。怒放的干枝腊梅,黄中带蕊香艳无比,好看极了。

当时据村里老人说,这腊梅可有年头啦,少说一两百年了,全村人都赞叹爱惜这刘家腊梅,它竟顽强顶风冒雪躲过多少风火年月、时事变迁活到如今,儿时记忆中村中的老梧桐树和老杜梨树、老

榆树随着时间流逝均荡然无存,唯独这株苍翠龙态的老腊梅依然生机茂盛傲然挺立至今。

我曾回村小住,远远瞧见三五村民小雪中站在刘家门前赏梅聊天。我也凑去近前,有人问我,记得这株腊梅的往事吗?我欣然答曰:我今年七十有五,小时候就听爷爷说过,这腊梅是刘家老辈人所栽植的,爷爷都不记得谁栽的。腊梅虽弯腰驼背虬娅枝杈,树干开裂但愈老愈美,雪天怒放不败,为古老村庄和刘家门首增色不少。

又到隆冬时节已到大雪节令,看到发小挚友刘鐔在新乡《平原晚报》上撰文赞老宅腊梅,不尽聊发感慨,亦跟着胡侃赞梅。

唉,等雪天回老家,再赏腊梅,其他地方腊梅倒见过不少,但赏老家刘宅的老腊梅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诗词采撷

冬日律诗五首

□王静文(新乡市)

七律·冬至

冬至来临日渐长,
寒风凛冽九登场。
梅花怒放傲冰雪,
松柏无言知岁凉。
夜半出门惊冷月,
阶前举目望春光。
香浓饺子传佳话,
把酒吟诗送吉祥。

七律·冬日感怀

西风冽冽透衣裳,
黄叶纷飞遍地霜。
万里晴空山色秀,
梅花绽放暗飘香。
暖阳似画添诗意,
寒雀欢鸣谱乐章。
莫道隆冬无好景,
乡村处处振兴忙。

七律·大雪节气

恰逢大雪好时光,
昨夜氤氲结白霜。
玉树琼枝风满径,
银装素裹菊生香。
寒天冻地行人少,
旷野冰原日影长。
四季轮回因果事,
冬青应景已枯黄。

七律·辞旧迎新

辞旧迎新喜气扬,
欢声笑语满庭芳。
烟花阵阵照寰宇,
爆竹声声凝酷暑。
犹看故人寻夜色,
载歌把酒话沧桑。
桃符谢幕隐身去,
梅雪争春香四方。

七律·冰封原野

冰封原野雪苍茫,
万里晴空日影长。
凛冽寒风冬夜尽,
参差老树卷朝阳。
狐裘不暖霜华重,
鹤氅才消朔气凉。
水墨丹青凝画阁,
想知何处是家乡。

本版投稿邮箱

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ywbmywy@126.com